

〔英〕华特·司各特著

爱丁堡监狱

上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爱丁堡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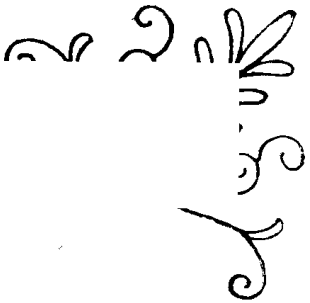
上册

〔英〕华特·司各特著

陈兆林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爱丁堡监狱

下 册

〔英〕华特·司各特著

陈兆林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Sir Walter Scott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据《人人丛书》1951年版译出

爱丁堡监狱

(上、下册)

[英] 华特·司各特 著

陈兆林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2印张 衬页4 440,000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680册

书号：10091·744 (上、下册)定价：1.90元

译 者 的 话

华特·司各特(1771—1832)是著名的英国诗人和小说家。司各特以搜集民歌民谣并创作富有浪漫色彩的冒险情节的民间诗歌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他四十三岁出版了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莱》(1814),获得很大的名声,从此就将自己的主要精力从事于历史小说的写作了。在他去世前的十几年时间里,竟能创作出将近三十部之多的作品来(除少数可算是中篇外,其余每部都是数十万字的巨著)。他在历史小说体裁方面获得了独创性的成就,因此被被誉为西欧历史小说之父(创始人)。他是英国十九世纪初期最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一出版就被译成西欧许多国家的文字,一版再版,风行一时;他的创作对西欧许多国家的伟大作家、对欧洲文艺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他在苏格兰人民心目中更是深受尊敬并引为苏格兰民族的骄傲。一位研究司各特的学者^①作了这样的赞语:

“彭斯是苏格兰文学苍穹中迸发出欢笑和热情的炽热的星星。卡莱尔是一颗了不起的慧星。史蒂文森是一

^① 见H·格里尔森在《华特·司各特爱丁堡纪念册》(1971年版)在“爱丁堡司各特俱乐部”年会上的一次演讲(第26页)。

颗柔和可爱的黄昏星。但是司各特是最大的最仁慈的发光体。他在今日的苏格兰和过去的苏格兰之间建立起了
一座永恒的金桥。”

《爱丁堡监狱》是司各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着重描写十八世纪上半叶一个忠实信奉长老会教派的农民家庭中两姊妹的遭遇。姐姐珍妮（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纯朴、正直、勇敢、坚定的姑娘。妹妹艾菲因为遭受冤枉而有被处绞刑的危险，于是珍妮不惜千辛万苦从爱丁堡步行到伦敦向英国女王请求赦免。但是这个情节只是构成这部巨著复杂多样的情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小说从描写爱丁堡市民的一次暴动开始，逐渐把作品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引了出来。关于暴动的描写是十分成功的（有的学者把开头这几章的描绘同荷马的史诗相比）；“民意不可侮”在这里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整部作品不仅有错综复杂的情节和统一构思的结构特点，而且形象地、生动地刻画了从帝王、显贵、地主直到管家、仆役、市民、农民、盗贼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由于作者卓越的艺术构思，十八世纪前期苏格兰以及英格兰政治、宗教、社会生活的现实、风土人情乃至大自然的景色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司各特的小说引人入胜，使人读起来爱不释手。具有鲜明个性的众多的人物，五光十色的场景，时代的风貌，一环紧扣一环的情节，既多样化又不杂乱的结构，既细腻又粗犷的笔触，既真挚又健康的感情，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引起深深的同情，跟作者产生了同样强烈的爱憎和共鸣；这同时也就使读者得到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正如欣赏美好的贝多芬雄浑豪放的交响乐的时

候一样，受到深刻地吸引和感染。

本书是根据《人人丛书》1951年伦敦版原文译出。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苏联国家文艺出版局1957年俄文译本。本书的注释包括：作者原注；俄译本注释；译者参考有关资料作的注释。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定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此外，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正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讲学的英国高级讲师约翰·里德先生的帮助，解决了若干疑难问题；厦门大学外文系的吴宜豪老师对译文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就此出版机会，我诚挚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1979年10月19日凌晨

第一章

楔子

乘着六位旅客的德比马车在飞奔，
从你的山道驰下，啊传奇般的阿士博恩。

——弗莱尔

时代的迅速变化，最显著地表现在苏格兰各地之间的交通工具方面。根据许多如今还活着的目击者证实，二三十年以前，从苏格兰首都发往各地的邮件，靠的是一辆可怜的小马车，每天吃力地赶三十来哩路程。八十年前我们的富裕的姊妹之邦英格兰，在交通设备方面，比苏格兰也好不了多少。菲尔丁^①在《汤姆·琼斯》、法库尔^②在他小小的滑稽剧《驿车》中，都嘲笑过这种公共交通工具的速度太缓慢。据后一位作家的说法，旅客哪怕提供最慷慨的小费，也顶多只能使车夫答应提前半小时到达“牛口”客栈罢了。

如今在英格兰以及我们苏格兰，大家已经不知道有过那些古老、缓慢但是稳当的交通工具了；不列颠最遥远的地区都有邮车和驿车奔驰，你追我赶。单说我们的村子吧，每天就有三辆邮车、四辆由身着猩红号衣的武装人员护送的驿车轰隆驶过，其华丽的外表和喧闹的程度，真可以和著名的古代暴君的辇舆媲美：

啊疯子！无与伦比的闪电和浓云，

想使马匹成为铜铸、蹄声得得飞腾。③

不时发生这种情况：好象为了得到同样的结局，也为了惩罚冒失的车夫的狂妄自大，那些拚命学萨尔莫尼乌斯④样子的车辆遭到猝然毁灭的不幸下场，就跟它们仿效的榜样的命运一样。这种事出现的时候，车厢里面和外面的旅客⑤由于没有坐那种缓慢但稳当的老式驿车而懊悔不迭，他们如今坐的帕默先生的四轮轻马车真是虚有其名啊。从前，车子静静地翻倒，就象一艘帆船慢慢在水中沉没那个样子；可现在车子一下摔个粉碎，象那艘船猛然触礁，或者更象一颗自空降到地上爆炸的炮弹。已故才人彭南特先生生来就激烈反对车辆速度快；据我所知，他曾经搜集了一张惊人的伤亡清单，这张清单连同贪心的客栈老板的任意收费（旅客没有时间和他们讲理）、车夫的蛮横、护从的威风 and 霸道，构成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图画；再加上凶杀、偷窃、欺诈、骗赖等行径，使阴沉的画面更加晦暗了。不过人总是缺乏耐心的，他们甘冒生命的危险，哪管前车之鉴，仍然继续使用能满足他们对速度要求的工具；从而把古老的驿车置诸脑后，而四轮轻马车不仅辚辚于本曼·毛尔和凯德·艾德里斯山脚，而且

车轮传来了嘎嘎的噪音，

使斯基多在远处就受惊。

要不了多久，从尼维斯山⑥发出来的回音也许不再是好战的氏族领袖的号角声，而是一辆邮车的护从的号角声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由于一位好心的来客^①的请求，小学校早放了半天学。我订了一种有趣的杂志，正等待邮车会将新的一期捎来。我来到公路上，急切地去迎那辆邮车——这种心情库珀^②在关于乡居的人渴望着首都来的消息的诗中曾经描写过：

——辩论的规模宏大，

人人在发表演说，答辩那么辛辣，

话中都富有逻辑、智慧和才华，

还有哄堂大笑——我想知道都是啥——

我热望被囚的论战者重获自由，

使他们有权参加争辩和讲话。

我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在等候那辆前不久开始行驶于我们这条路上、名叫索默塞特的马车的；实在说，我对马车怀有某种兴趣，哪怕它没带给我什么东西也罢。从远处传来辘辘车轮声的时候，我刚刚爬到了平缓的甘德坡的坡顶——从那里你可以饱览一番甘德河谷开阔的景色。公路沿着河的对岸盘旋，在离我站立的坡顶四分之一哩远的地方跨过一座桥，接着穿越在有围篱的耕地和开阔的牧场之间。我得承认，在道路没有被遮挡的地方欣赏车子驶过来是我的一大乐事，这也许有点孩子气吧，可我的一生都是同小孩度过的，所以我的乐趣怎么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呢？远看起来小得象玩具的车子的华丽外貌，飞快的速度，时隐时现的身影，宣告车子驶近了的越来越大的辘辘声——这一切对于一个无事福身的闲逸

的旁观者来说是具有相当大吸引力的。人们可以讥笑我，正如讥笑那些从邸寓的窗口眺望过路驿车的可尊敬的市民一样；无论如何，赏心乐事总是十分自然的，许多讥笑别人的人说不定自己却在悄悄地从中获得乐趣呢。

然而这一次却注定我享受不到盼望之中的乐趣了，既看不到从我坐的草皮前面嘎嘎经过的车子，也听不到粗声叫喊的护从的声音；往常他在车子一秒不停地行驶中就将我期待收到的包裹递到我手中。当时我曾经看见这辆轰隆的马车比平常势头更猛地往下向那座桥冲去，穿过被它扬起的迷漫的尘雾，车身一直熠熠耀眼，车屁股后在公路上方留下一长条淡薄的夏霭般的灰尘。但在通常三分钟就可驶到的河岸这边的高处，车子并没有出现——这三分钟是我经常留意而确定的从过桥到驶上斜坡所需要的正常时间。双倍的时间过去了，我吃惊起来，匆忙赶到前面看个究竟。等到看得见那座桥的时候，车子没有驶过来的真相大白了，原来索默塞特名副其实地翻了个筋斗^①，完全来了个车顶朝地轮子朝天！护从和车夫——他们后来受到报纸的表扬——经过一番努力，砍断了缰绳，把马解开，如今正在设法把车里的人救出来：由于已经别无其他办法，只好强行将一道车门的铰链扭开，就象对难产的产妇采取果断的剖腹产手术一样。就这样两位喘气的少女从皮革车身的母体里被救了出来。从她们随即着手整理弄乱了的衣服看来，我断定她们没有受伤；对它们的衣服我没有冒昧地略尽绵薄去从旁帮助整理，我知道由于这个缘故我给这两位受难的女性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坐在车外的旅客，他们一定是因为坐位高，受到似乎地雷开花那样的震动

• • •



而跌将下来，虽然擦破了点皮，受了点瘀伤，却因此幸免于难；可是还有三位却被抛进甘德河里，正在水面挣扎，仿佛伊尼亚斯^⑨的船沉没时他的船上同伴那样：

罕见的航海人在汪洋大海上显现。

我赶快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尽点力；在两位没受伤的旅客的支援下，大家很快把两个淹在水里的人捞上岸来；他们都是很有生气的结实的人，但他们的外衣长得不可思议，时髦的威灵顿裤子又长又肥，不然他们脱险本来用不着别人的帮助。第三位旅客带着病，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没有人救他就可能淹死了。

这两位穿外衣的绅士来到岸上，好象两只大水獭那样把耳朵里的水摇了出来，接着就翻车的原因同车夫和护从大吵起来。在吵闹中我看出我这两位新相识是法律界人物，由于职业的关系话语很锋利，那两位打着官腔的粗鲁的马车保护人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争吵的结果，护从向两位乘客保证说，半小时内有一辆重型马车要来，如果乘客不满就安排他们搭乘。情况看来相当顺利，那辆车子驶来了，可容纳六位乘客，现在还有四个空位。那两位从四轮朝天的车子里被破门救出的女士随即上了车子，可是原来的乘客却坚决反对两位律师上车：他们的外衣湿得象浸透水的海绵，水无疑会大量流出，车上的人谁看见都感到害怕。两位律师又都拒绝坐在车厢外，他们说刚才那样坐了一站是出于高兴，本来按照规定坐在车厢里或坐在车厢外是他们的自由。在又一番口角中提

到了关于水手、店主、车夫的敕令。随后车子上路了，而两位博学的绅士留了下来，他们决心要打一场官司，要求赔偿损失。

他们立即请我带他们到附近村中最好的客栈去留宿。在听了 I 推荐的“华莱斯·黑德”后，他们声明非常高兴留下来，而不接受“索默塞特”那个混蛋护从提出的条件上路。现在他们只需要一个小伙子帮他们拿一下行李就够了；小伙子很快就从邻近一座茅舍中雇到，于是准备动身。这时发现还有一位和他们处境相同的旅客，就是那位跟年轻律师同时掉到河中，面带病容的上年纪的人。他看到比他强的两位乘客都争不过车夫，所以克制了自己，如今站在一边，满脸显露出惴惴不安的心事：他没有证明自己身分的证件，因此客栈老板会不欢迎他的。

我提请两位看来神气十足的青年人注意那位旅伴孤苦凄凉处境。他们善意地接受了我的提示。

“哦，是的，邓诺弗先生，”青年人之一说，“你不能就呆在这儿啊。跟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吧。我和哈尔凯特无论如何要雇一辆邮车走，我们愿意把你送到你想去的地方。”

从寒伦的穿着和拘谨的态度，可以看出这是个穷汉子，他恭敬地鞠了一躬，正如苏格兰人说的“承蒙关照不胜荣幸”这句话，然后谦卑地跟在垂顾他的两个人后面动身。三人在灰尘扑面的路上走起来，湿衣服往下淌着水，显得既别致又有些滑稽，因为他们的情况和周围环境恰好形成对照：他们全身湿漉漉的，可周围却是夏天的骄阳当顶，天气燥热得很。年轻的绅士也觉得情况可笑，他从一上路就说了一些自我嘲弄的笑话。



“我们不能象考利^①那样抱怨，”其中一位说，“说基甸^②的羊毛仍然干燥，虽然到处都为露水弄潮。我们的遭遇恰恰是这个奇迹的反面。”

“人们应该感激地接待我们；我们把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带来了。”哈尔凯特说。

“我们做的体面大方，”他的同伴说。“给他们尘土飞扬的公路，洒了三马车水。”

“我们来到他们面前，就职业上说已诸事具备了，”哈尔凯特说，“有律师，有诉讼代理人……”

“还有委托诉讼代理人，”两位律师中年纪较轻的那位向后看了一眼，说。接着降低声调加了一句：“那位老兄看起来好象跟我们这类人打交道太久了。”

他们说的情况再真切不过了：跟在这两位轻松愉快的青年身后走的那位，外表就是个败讼的当事人样子；我对自己的猜想不禁笑了起来，当然我十分留心不让笑意为他们说笑的对象看见。

当我们来到华莱斯客栈时，爱丁堡绅士中年长的一位（在我看来是位律师）一定挽留我和他们共进午餐。经过一番打听，他们点了菜，使店老板全家赶快去贮藏室和地窖把最好的食品拿出来，加以尽善尽美的烹调——两位作东的律师显然对烹调学是相当在行的。此外，他们是生气勃勃的青年，正处于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时期，过着今日爱丁堡法律界上流人士的典型生活，跟斯蒂尔和爱迪逊^③时代伦敦法学院出身的青年律师一样。他们有风流潇洒的气派，又配合着明达、文雅、博学的谈吐；他们还想把纨绔子弟和风流文士的

优点备诸一身，兼而有之。就我所知，一个优雅的绅士绝对需要在优游自在虚无空洞的环境中培育，否则就成不了完美无瑕的典型。这样的绅士很可能在那位律师身上发觉他费尽心机还是摆脱不掉的职业上的学究气，在他的伙伴身上发觉浮躁的缺点，他还一定会觉察到两位律师把学识和热情混在一起的谈吐，这在时髦方面就难说得上够格了。不过我这个人不爱吹毛求疵，觉得我这两位新交是颇有优点的：他们的身上表现出良好的教养，翩翩的风度，两者结合很好；喜欢热闹，喜欢讲轻松的双关话，开玩笑，使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感到高兴，因为后者是很难具有这种习性的。

他们善意邀来一道进餐的那位面色苍白的瘦老头显得既不自在又意气消沉，他拘谨地坐在椅子边上，椅子离餐桌有两呎远，因此进食很不方便；他这样就座好象在表明他深为自己这样冒昧地接受邀请感到愧怍不安。饭后大家继续轮番畅饮美酒，他则谢绝了，只是打听了一下邮车到达和动身的时间，说他将准时上车，就谦虚地告退了。

“杰克，”律师对他的同伴说，“我记得这个可怜人的面孔，你刚才在开玩笑，可说的却是事实；他真是我的诉讼委托人啊，这个可怜的人。”

“可怜的人！”哈尔凯特应声道，“我想你是说他是你的唯一的诉讼委托人吧？”

“这不是我的过错，杰克，”另一个人回答，我后来发现他叫哈第。“你知道你必须把承揽的整个案子交我办理；我们这里这位绅士知道，既然你没有案子可办，也不能无中生有呀。”



“可对那位老实人来说，你好像要有中生无啦。从他的样子看来，好象就要去光临‘中洛岷的心’^④了。”

“你说错了——他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我们这儿这位朋友看来想听听解释。请问，帕蒂逊先生，你去过爱丁堡没有？”

我回答说去过。

“那末你必定会穿过、至少偶尔穿过（当然对我是必经之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胡同，胡同的一头就是议会广场的西北角；在你穿过时必定要走过一座古老的高大建筑物，建筑物有角楼和铁栅栏——

俗话说得怪：

‘教堂近，上帝远……’”

哈尔凯特打断了博学的律师，说了这段谚语的后一句：“‘印第安人’是招牌……”

“大体可以说，”律师反过来打断他朋友的话说，“那是一个不幸和罪恶纠葛不清的所在，里面的人都想出来……”

“出来的人不想再进去，”他的同伴加了一句。

“我明白你们说的啦，”我说。“你们是说监狱吧。”

“正是监狱，”年轻的律师说。“你说对了，就是那座可尊敬的托尔布斯监狱。你还得感谢我们给你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才是，要不然我们对它天花乱坠地描写一番你也毫无办法，因为我们爱丁堡市的元老们已下令将这幢巨厦全部拆毁，所以我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谁也无法肯定或反驳。”

“这托尔布斯监狱就叫‘中洛岷的心’吗？”我说。

“它就是以此闻名的，我向你保证。”

“我想，”我说，象一个在上级面前说出了句双关话的人那样显得忸怩不安，“这么说来中洛岷郡可说有一颗悲伤的心啦。”

“完全正确，帕蒂逊先生，”哈第说，“还是一颗隐秘的心，一颗铁石的心——继续说下去，杰克。”

“一颗邪恶的心，一颗可怜的心，”哈尔凯特努力作了补充。

“在某方面还可叫它一颗坚强的心，一颗高贵的心，”律师说。“你看我说得你们两位心不在焉啦。”

“我可力不从心啦，”年轻的绅士说。

“那我们可以换个题目，”他的同伴说。“被判死刑的老托尔布斯反不如关在里面的许多犯人，他们倒还获得某些恩典呢。为什么托尔布斯不应该有它的‘临终忏悔’呢？石头筑成的古老监狱蒙受不到那样的恩典，还不是和监狱里边那些可怜的家伙一样：他们象穗子那样被绞索吊着的时候，小贩们已在叫卖罪犯自己根本没有听过的忏悔书。”

“我冒昧地认为，”我说，“忏悔书大概是千篇一律的悲伤和罪恶的自白吧。”

“不然，我的朋友，”哈第说。“监狱内部就是一个世界，有它本身所特有的名堂和悲欢苦乐。里面的居民有些死的很早，但是战斗中的大兵还不是一个样子。同狱外的人相比，他们很穷，但他们中间仍然有穷有富，而且相对地说有的还比较有钱。他们不能外出，但是被包围的守兵又出得了碉堡

